

莫爾特曼令人印象深刻的十字架神學

——以及一個必要的補充*

Jürgen Moltmann's Impressive Theology of the Cross: and A Necessary Addition

【德國】米歇爾·韋爾克 洪亮 譯

[Germany] Michael WELKER

作者簡介

米歇爾·韋爾克，海德堡大學資深教授，海德堡大學國際跨學科神學研究中心（FIIT）創始主任。

Introduction to the author

Michael WELKER, Senior Professor, University of Heidelberg; Founding Director, Research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Theology (FIIT).

Email: mw@uni-hd.de

Abstract

The article traces the development of Jürgen Moltmann's theology of the Cross in his works *The Crucified God* and *Theology of Hope*. Following and confronting Luther, Hegel and Bonhoeffer, Moltmann emphas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ity of the suffering and work of the crucified. Jesus dies as the blasphemer in conflict with the Jewish religion, as the rebel in conflict with Roman violence, and as the God-forsaken in tension with God the Creator and Father. The paper further emphasize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velatory power of the Cross in view of the concentrated corruption of world power politics, religion, law, and public morality and opinion. The triune God suffers from the world's resistance to his presence. With the inconspicuous power of the resurrection and in the work of his Spirit of justice, freedom, truth, peace and philanthropy, God judges and saves the lost world.

Keywords: Moltmann, Theology of the Cross, the multidimensional revelatory power of the Cross, Suffering of God, the Resurrection and God's Spirit

一、耶穌基督十字架的啟示之力與莫爾特曼的十字架神學

莫爾特曼首要是在其《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十字架作為基督教神學的基礎與批判》^①一書中發展出他的十字架神學。然而，在他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希望神學》^②裏就已經出現了一個附釋，提前表達出他在成熟期的十字架神學的核心思想。^③在這個附釋中，他吸收了路德（特別是其《海德堡論綱》）、黑格爾和朋霍費爾的關鍵性見解，但又指出他們各自立場中的問題，提出消除其弱點與疑難的建議。在路德這裏，他認為如下見解至關重要：上帝意願自己在被釘者中被認識：

誰在基督的低微、虛弱和死亡中認識上帝，誰就不是在尋求上帝的人類所夢想的高貴和神性中認識他，而是在被人自己遺棄、拒絕並輕視的人性中認識他。這摧毀了他企圖與上帝相似的梦想——這讓他變成非人（Unmensch），把他被真實上帝所接納的人性歸還給他。^④

他追隨黑格爾，強調如果我們真的想要在被釘者中認識上帝，就必須抓住十字架事件囊括一切時代、歷久彌新的當下意義。十字架的意義不只限於一個特定的歷史領域，它的重要性不只限於神學和敬虔的部分領域，恰恰相反，十字架與復活關涉到整個的人類現實。“就神

* 感謝瞿旭彤教授撥冗校讀譯稿並提出一些有益的譯名以及表述建議。[The translator is grateful to Prof. Thomas QU for the proofreading of this translation.]

^①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72).

^②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64).

^③ Jürgen Moltmann, „Der ‚Tod Gottes‘ und die Auferstehung Christi,“ i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0-155.

^④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98.

學而言，這一點在黑格爾那裏絕對具有讓人難忘的清晰性：復活與上帝的將來不但必須在被釘者耶穌被上帝遺棄上展現出來，也要在世界被上帝遺棄上展現出來。”^① 因此，按照莫爾特曼的確信，我們不能贊同黑格爾的如下論斷：在耶穌基督之中，上帝的道成肉身決定性地在一個屬人的自我意識中與我們相遇，十字架首要導致屬人的自我意識墜入無力而空虛的“我是我的黑夜”（Nacht des Ich bin Ich）^②。

與黑格爾不同，莫爾特曼強調十字架事件和拿撒勒的耶穌這個人（Person）的獨一無二性。即便這一事件如黑格爾正確看到的那樣，具有世界史意義上的影響，也不應因此而放棄它的獨一無二性。這裏涉及的並非黑格爾所認為的絕對實體在一個屬人的自我意識中的啟示，偶然地關聯到拿撒勒人耶穌，而是一個活生生的上帝在這個人之中、在這個被釘者之中啟示出自身，以便在他之中並透過他而產生創造史意義上的影響。

一旦把握到十字架事件在新約中被見證的多維度性（Mehrdimensionalität）以及它與之相連的廣泛影響力，就能認識到十字架事件的一次性和其普遍意義之間的關聯。就此而言，莫爾特曼至少間接受到朋霍費爾的啟發，後者曾告誡說，不要試圖從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和受難中只是搞出“一種原則”^③。拿撒勒人耶穌在各各他的十字架上步入死亡，這並不僅僅是在被上帝遺棄的黑夜中帶着一種屬人的自我意識而死。在吸收新約學者施拉格（W. Schrage）、庫爾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3.

^② 這個表述出自黑格爾《精神現象學》第七章“宗教”的第三節“啟示宗教（Die offenbare Religion）”，黑格爾的原文為“Nacht des Ich=Ich”，參G. W. F. Hegel,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512. 讀者須留意，中文翻譯“我是我的黑夜”容易產生歧義，德文原文的意思是“我=我”或“我是我”，這種自我同一表達了意識陷入的黑夜（Nacht）狀態，而不是中文可能有的我是“我的黑夜”這個意思。——譯者註

^③ Dietrich Bonhoeffer,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DBW 8 (Gütersloh: Kaiser Verlag, 1998), 548f. S. dazu 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2012, 4. Auf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2022), 159f.

曼（O. Cullmann）和亨格爾（M. Hengel）的洞見的基礎上^①，莫爾特曼強調，耶穌在與猶太宗教的衝突中作為“瀆神者”而死，在與羅馬強權的衝突中作為“叛亂者”而死，但同樣也在一種與上帝，即創造者和父，具有壓迫性的張力中作為“被上帝遺棄者”而死。^②

莫爾特曼想以此在三個領域中展開十字架神學，“古代在這三個領域中言說神學，今人也是在這三個領域中不可避免地具有宗教性：在神話神學中通過去神話化（Entmythologisierung）^③，在政治神學中通過解放，在哲理神學中通過把存在者理解為創造。”^④

藉助這種區分，他得以確立與作為歷史事件的耶穌被釘之間的關聯，並藉此克服如下危險：路德曾高聲疾呼在被釘者中認識上帝，這種認識卻被視為要麼只能存在於一種思辨臆想出的上帝的自我關係（Selbstverhältnis）之中，要麼只能存在於一種以形而上學的方式被反思的或以神秘主義方式被感受到的高度緊密的“神人關係”之中。

黑格爾有關於一種“團體”（Gemeinde）的哲學異象，他認為這個“團體”哀訴上帝之死，陷入絕對被上帝遺棄的無力之中，但之後又從“思辨的受難周五”的黑夜中覺醒，開始着手克服異化，改造現實世界，在與之類比的意義上，莫爾特曼說，通過十字架和復活，“人類苦難史的克服和希望史的實現”得以發動。^⑤

然而不同於黑格爾，莫爾特曼並沒有把這個歷史視為從集體角度

^① W. Schrage, „Das Verständnis des Todes Jesu Christi im Neuen Testament,“ in E. Bizer u.a. (Hg.), *Das Kreuz Jesu Christi als Grund des Heils*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1967), 51-89; O. Cullmann, *Jesus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seiner Zeit. Gottesdienst, Gesellschaft, Politik*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 Aufl. 1970), 47; M. Hengel, *War Jesus Revolutionär?*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70), 14.

^②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21-146.

^③ 此處指德國二十世紀新教神學家布爾特曼（R. Bultmann, 1884-1976）的著名神學方案，即從基督教的核心內涵中剔除古代世界以神話為基本特徵的世界觀結構，以便其能與現代世界觀相合無間。——譯者註

^④ Ibid., 75.原書中未說明具體所指，此處極有可能是指美國過程哲學奠基人懷特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在其代表作《過程與實在》中提出的創生性宇宙論。過程哲學對二十世紀後半葉的德語神學影響深遠，莫爾特曼和潘能伯格皆為重要代表。——譯者註

^⑤ Ibid., 267.

理解的“具有神性的人類，即團體”的一種運動，這種運動處於一種內在於世界的神化的道路上，而是視為一種對基督的追隨，對之要在神學上和倫理上更加確切地予以闡明。

“如果在復活者的顯現中，他在上帝之中的將來以及他為了上帝的將來而被差遣入世昭然若揭，那麼，他的十字架的意義和他通向十字架之路的意義也必須因此同樣在回顧中（nach rückwärts）被啟示出來，否則其位格（Person）的同一性無法得到保持，復活信仰就變成一條歧路，偏離了被釘者以及對他的道路的記憶。”^①

莫爾特曼聚焦於被釘者，其所作所為以及受難在聖經之中得到多維度的見證，這樣的聚焦使得他要把人的心理與政治解放問題納入考量。^② 他想以此典範性地探討，對被釘者的追隨如何實現倫理意義上的具體化。人們在這其中可以看到一種嘗試，即透過社會倫理語境，展示朋霍費爾對上帝臨在於人類至深的苦難和共同體的自我危害之中的信賴。

莫爾特曼想以此抵制一種冥想式的十字架神學神秘主義，當路德的“海德堡論綱”被用來強調上帝只能並只願在十字架和受難中被認識之時，這種神秘主義就易出現。莫爾特曼試圖避免一種把十字架主要解讀為宗教指導的安撫與屈從神學，這種神學滿足於儘可能與世界中的苦難、困境和死亡相安無事。

在復活的光照中，十字架神學毋寧必須展開為一種追隨十字架的神學，這種神學在一種基督教的生命實踐中見證上帝在時代之苦難中具有拯救性和解放性的臨在。為了真實地接近這個目標，我認為對莫爾特曼的十字架神學進行擴展是必要的，除了聚焦於受苦並一同受苦的“被釘十字架的上帝”，除了聚焦於在十字架的光照中對人類心理與政治解放的人性投身，十字架神學還應該更深入地闡明十字架的啟示之力（Offenbarungskraft）。

^① Jürgen Moltmann, *Der gekreuzigte Gott*, 168.

^② Vgl. *Der gekreuzigte Gott*, 268ff, 293ff.

二、十字架啟示出世界權力政治、宗教、法律、公共道德和意見在罪的權勢下的敗壞。它啟示出上帝因世界被上帝遺棄而受難。

在《希望神學》中，莫爾特曼曾這樣寫道：“就神學而言，這一點在黑格爾那裏絕對具有讓人難忘的清晰性：復活與上帝的將來不但必須在被釘者耶穌被上帝遺棄上展現出來，也要在世界被上帝遺棄上展現出來。”^①

耶穌基督的十字架揭示了人類所具有的毀滅力和自毀力的至深之處。^② 它與政治、宗教、法律、公共道德與意見的一種根本的可敗壞性和敗壞性相遇，它與人類相遇，而人類則以自己深淵般的力量，有意無意地散佈迷失感以及對無意義和絕望的體驗。在十字架上，整個表徵性（repräsentative）世界的運轉不靈得以顯明。

耶穌基督被處決，這是以羅馬世界權力的名義及其疆域中主導性宗教的名義施行的，也是靠援引羅馬法與猶太法，在公共道德與意見的壓力下施行的。所有這些原本都是具有護佑性的力量，應當支持正義、真理、自由與和平，在此卻以破壞性的方式沆瀣一氣。耶穌透過話語和行動宣講上帝之臨在、上帝之正義與上帝之愛，即便是耶穌的鄰人，他的朋友和門徒也轉而與他對立，這些人中的一部分惡意地與他敵對，另一部分則無助地逃避。

當整個表徵性世界對上帝封閉自身，上帝如何還能幫助呢？上帝再也無法進入世界，這種可能性和現實性必須在十字架上被注意並被持守。在十字架上，上帝的意志面臨無法通過拿撒勒的耶穌，無法通過耶穌對將臨國度的宣講，無法通過耶穌的影響與行動啟示自身的危險。上帝意圖在對人類無保留的愛中和在與他們無保留的休戚與共中

^① Jürgen Moltmann, *Theologie der Hoffnung*, 153.

^② 這個部分中的論述取自：Michael Welker, *Was geht vor beim Abendmahl?* 6. Aufl.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2019), 108-111。

啟示自身，這些意圖面臨落空的危險。這是一位甚麼樣的上帝，他以神性的啟示意志（Offenbarungswillen）撞到了南牆？

這是一位甚麼樣的上帝，他想最大限度接近人類的意願反而把他推向與他們最大限度的遠離？通過直接與罪和死相遇，神聖的上帝被褪去了神聖。施行創造的上帝與質疑良善創造的混亂相遇。面對組織化的仇恨和組織化的暴力，耶穌基督中的神性之愛的啟示落敗了。十字架啟示出上帝的一種受難，一種無力（Ohnmacht），不僅僅是耶穌基督的受難和死亡，也是在神性深處的受難和無力。即便是創造者上帝也似乎落敗，神性之靈似乎被驅逐和清除。

三、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啟示出的不僅是受難的上帝，也是懷着慈悲進行審判、充滿關愛施行拯救的上帝。

正如莫爾特曼正確強調的那樣，十字架啟示出耶穌基督的吸引力，他以宗教之名作為瀆神者、以世界權力政治之名作為叛亂者、在公共道德與意見的視角中作為被上帝遺棄者而遭到處決。但是十字架啟示的不僅是耶穌無盡的痛苦，也是與人類和世界“遠離上帝的意志”相遇的神性在其深處的痛苦。^①

上帝在十字架上的啟示所包含的這一深層維度可以通過七個步驟更加確切地得到闡明。^②

1. 十字架啟示了人類被上帝遺棄的可怖處境，但人類卻並未認清這一點。在一種夾雜恐懼與攻擊性的奇特混合中，表徵性世界轉而對抗臨在於耶穌生命與作為之中的上帝。十字架使一種境況清晰可辨，

^① 此處可參見蓋耶爾（Hans-Georg Geyer）關於“上帝的仇敵之愛”令人印象深刻的思考：„Gottes Feindesliebe,“ in ders., *Andenken. Theologische Aufsätze*, hg. Hans Theodor Goebel et a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244-256。

^② 以下論述取自：Michael Welker,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2), 172-178。

世界如果理解了這一境況，必會陷入絕望，然而世界卻在昏沉的無意識中擺出無奈之姿，或者甚至興高采烈地對之不予理會。基督的十字架表達了人類被上帝遺棄，人類自己招致了這一處境並試圖加以掩飾。在十字架事件之中，朋友和敵人、佔領者和被征服者、本鄉人與外來者、猶太人與外邦人彼此效力。在此，處於眾多衝突之中的“這個世界的主（Herrscher）”（林前2：8）彼此之間達成了一致。

2. 十字架啟示了上帝與人之間、上帝與世界之間的分離（Diastase）。世界成功殺死了“榮耀之主”，並以此自絕於上帝。在此，上帝和世界分道揚鑣，上帝與世界之間、上帝與人之間出現根本差異。“這兩者多麼彼此分裂，它們多麼抽象地彼此對立。”^①巴特曾在辯證神學的發軔期如此斷定。

一切關涉神人差異、關涉從人這邊無法隨便消除的神人張力的基督教論述，一切關涉上帝的隱蔽與遙遠的論述，如果想避免宗教性的淡化處理（Verharmlosungen），都必須一再從十字架出發。十字架質疑一切淡化處理的神學，並宣告其終結，這類神學用“親愛的上帝”製造平安，企圖使上帝和人結成一種毫無問題的，持久的伙伴關係，宣揚上帝和人之間和平的持續交流。

3. 十字架啟示出世界的罪。它屹立着，見證世界上的權勢對上帝之臨在與啟示的凱旋。十字架啟示着，如果罪的現象只是被理解為個體性的自我中心和個體性的自我溢美，那它就很危險地被淡化處理了。^②耶穌基督的十字架顯明，即使是“上帝良善的律法”也會在罪的權力之下轉變為謊言和欺騙的機制。政治、宗教和法律的規範與導向本應以促進對正義的尋求為要務，它們之間的差異消失了。在十字架之下，諸民族與諸傳統之間的差異，佔領者與臣服者之間的差異也

^① Karl Barth,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in Jürgen Moltmann, *Anfänge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Teil I (München: Kaiser, 1966), 5.

^② 參見Sigrid Brandt, „Sünde. Ein Definitionsversuch,“ in dies. et al., *Sünde. Ein unverstündlich gewordenes Thema*, 2. Aufl.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2005), 13-34.

都失去了效力。在十字架上大白於天下的是，人類如何以個體的和聯合的方式遠離上帝充滿愛的臨在，他們用暴力與之對抗，同時還能傳佈關於正義、被上帝喜愛、政治的必然性以及公共共識的假象。

4. 十字架啟示出上帝離開人類、他的啟示不再通達人類的危險。聖經傳承對上帝的“相對缺席”這個思想並不陌生。上帝能“轉過上帝的面”，“收回他的靈”。對上帝相對不在場的認識使得區分上帝的一種絕對死亡的思想——這將消解任何關於上帝的思想——和上帝的一種相對死亡的真實危險成為可能。在此，上帝與世界、上帝與人類在一種完全災難性意義上“對彼而言已死”的巨大危險躍入眼簾。一種意味着轉向（Wendung）的上帝之死迫近：“這個人為我而死——但我與他徹底不再有任何關係，而且我也不願與他有關係。”上帝為人類而死，現在這卻意味着，上帝對他們而言毫無價值，微不足道。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在十字架上發出上帝對世界的審判：對於上帝而言，人類死了，他們被交付於自身的虛妄（Nichtigkeit）。十字架不僅啟示了世界能夠對上帝嚴絲合縫鎖閉自身的危險，啟示了世界能夠完全脫離上帝，與上帝對立的危險，除此之外，它也啟示了這樣一種危險，上帝自己不願再尋求並找到進入世界的通道。

5. 但在十字架上，上帝的受難也得以顯明，不僅是耶穌基督的受難，也是三一上帝的受難，在對耶穌的差遣中，他想要把自己對人類的臨近啟示出來。耶穌基督作為一個人和一個罪犯而死，不僅他全部的尊榮頭銜（Hoheitsprädikate）和尊榮訴求（Hoheitsansprüche）變得非常可疑和不可信，一切對他與創造者和上帝之靈構建共同體的可設想之前景也都被摧毀。我們可以把這種處境稱為一種上帝的分裂或一種在上帝之中的分裂。通過十字架，上帝以這樣一種方式與死亡和世界的罪相遇：不單是耶穌的生命，甚至是上帝的生命自身也受到質疑。這是甚麼樣的一位上帝，他在神性的啟示意志上失敗了？這是甚麼樣的一位上帝，他尋求與人類至深的臨近，卻陷入與他們至深的遠離？

6. 當十字架啟示出上帝的這種痛苦和無力，創造主、聖靈和耶穌基督面向一個對上帝鎖閉自身的世界而形成的內在共同體就清晰可辨了。進入人類不幸與恐懼之深淵的神性顯明自身，祂不僅受制於自然死亡，更陷入被上帝疏遠的深淵，一些聖經傳承將之稱為“地獄”。通過十字架，上帝通往地獄的下行之路得以顯明。上帝自己對地獄並不陌生，上帝因地獄而受苦，在被釘者和復活者的形象（Gestalt）中，上帝容讓神性生命受到這一苦難的持久影響，這一切都被顯明了。

7. 從對十字架上的上帝啟示所蘊含的這種深層維度的認識中投射出一束明澈的光，照亮復活的拯救之力和創造新生之靈。在人類罪惡的自我隔絕中，上帝在復活的耶穌基督中啟示自身。他透過復活者的啟示所展開的這一行動充滿深沉的謙卑，甚至絲毫不引人注目：在問安中，在感恩祈禱中，在掰餅中，在對聖經裏先知宣講的闡發中，在願意追隨他的人的聚集和差遣中。與此同時，復活者向他的見證者們澆灌豐沛的靈。復活是獨屬上帝的行動，既是在創造的意義上的，也是在新創造的意義上。上帝既使用膽怯的人、絕望的人、不幸的人，也使用冷酷的人和冷漠的人，讓他們參與見證他的臨在。上帝翻轉失喪之人的命運，憐憫處於罪的力量之下的人類和創造，對之施以拯救、提升和舉揚。

在創造之靈的力量中，在復活的被釘者的臨在中，絕望變為喜悅，懷疑變為信仰，試煉變為確信，迷失方向變為新的追隨。當人類被納入這一事件，上帝之靈的果效（Wirken），聖靈的果效就被明確地表達出來，並產生影響。人類能夠發現自己被一種神性之靈包圍，這是一種正義之靈、自由之靈、真理之靈、和平之靈、仁愛（Menschenfreundlichkeit）之靈和愛鄰人之靈。^①

^① 關於多模態（multimodalen）的靈及其果效可參見：Michael Welker, *Zum Bild Gottes. Eine Anthropologie des Geistes*, Gifford Lectures 2019/20, 2. Aufl. (Leipzig: EVA, 2021)。

上帝以一種至今完全無法設想的方式敞開了神性生命，以便人類被涵括進這種生命之中。上帝以慈悲和充滿愛的方式，透過復活者的啟示和他的靈的澆灌，把人類從被上帝遺棄的深淵中引領出來。讓人類擺脫他們的失喪狀態，成為上帝臨在的承載者，拯救的力量由此顯明。有很多美善之力，它們在創造以及新創造的意義上讓人類和世界充滿生機並使其得到提升，這其中也包括抵抗之力和踏足心理與政治解放道路之力，在他的十字架神學中，莫爾特曼以如此令人印象深刻的方式展現了它們。

譯者簡介

洪亮，華科技大學哲學學院教授。

Introduction to the translator

HONG Liang, Professor, School of Philosophy, Huazh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mail: liangh@hust.edu.cn

參考文獻[Bibliography]

西文文獻[Works in Western Languages]

- Barth, Karl. „Der Christ in der Gesellschaft.“ In *Anfänge der dialektischen Theologie*. Edited by Jürgen Moltmann, Teil 1. München: Kaiser, 1966.
- Bonhoeffer, Dietrich. *Widerstand und Ergebung*, DBW 8. Gütersloh: Kaiser Verlag, 1998.
- Brandt, Sigrid. „Sünde. Ein Definitionsversuch.“ In dies. et al, *Sünde. Ein unverständlich gewordenes Thema*, 2. Aufl., 13-34. Neukirchen: Neukirchener, 2005.
- Cullmann, O. *Jesus und die Revolutionären seiner Zeit. Gottesdienst, Gesellschaft, Politik*, 2. Aufl. Tübingen: Mohr Siebeck, 1970.
- Geyer, Hans-Georg. „Gottes Feindesliebe.“ in ders., *Andenken. Theologische Aufsätze*. hg. Hans Theodor Goebel et al., 244-256. Tübingen: Mohr Siebeck, 2003.
- Hegel, G. W. F. *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Hamburg: Felix Meiner Verlag, 1988.
- Hengel, M. *War Jesus Revolutionär?* Stuttgart: Calwer Verlag, 1970.
- Moltmann, Jürgen. *Der gekreuzigte Gott. Das Kreuz Christi als Grund und Kritik christlicher The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72.
- . *Theologie der Hoffnung. Untersuchungen zur Begründung und zu den Konsequenzen einer christlichen Eschatologie*. München: Kaiser Verlag, 1964.
- Schrage, W. „Das Verständnis des Todes Jesu Christi im Neuen Testament.“ In E. Bizer u.a. (Hg.), *Das Kreuz Jesu Christi als Grund des Heils*, 51-89.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1967.
- Welker, Michael.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2012, 4. Aufl. Göttingen: Vandenhoeck, 2022.
- . *Gottes Offenbarung Christologie*. Neukirchen-Vluyn: Neukirchener Verlag, 2012.
- . *Was geht vor beim Abendmahl?* 6. Aufl. Gütersloh: Gütersloher Verlag, 2019.
- . *Zum Bild Gottes. Eine Anthropologie des Geistes*. Gifford Lectures 2019/20, 2. Aufl. Leipzig: EVA, 2021.